



09078

刻兩山墨蹟序

水南先生既謝薤

藜法庶兩山之百居

左右圖書板情山水

銳意述心于文信外膠

泊然淡然也孝子公

琢以色從先生出其

新著一兩山墨蹟序

受而卒讀而清之先

生曰夫自古拓印



皇清 卷之五

末言紛淆或亂雜而  
無二事是故皆稽考證  
歸虛炫定執以辨  
沿常襲通納多伯繪  
伯繪則浮襲通則固

墨說

前序

二

辨辨則誕炫定則時  
從則每均之謂彌文彌文  
苦觀焉先生是誤之  
審大則松徑據史訂疑  
考誤小則別子與物窮

情盡矣奇而匪浮繁  
而匪固辨而無訣略而  
無畔證而無晦強博求  
而得說者也且切衆之  
足以備史資之足以弘誠  
存之足以稽實錄而折  
衷言先生曰予何能所  
惟學與志庶幾望肩甫  
孝子廼以語司訓林子林  
子曰是則美矣可以傳矣

新之文獻其永有徵  
而先生之集其強一以傳  
乎孝子曰愛美之全情  
吾烏能得來不如此日  
乎茲特為之先驅云爾

星談

音序

四

於是原法林子為次第  
以編而付梓梓人

嘉靖己亥歲仲春之吉  
賜進士知德清縣事四會

李燦輝書



兩山墨談卷之一

吳興陳震

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程子解孟子之文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疑皆有礙蓋以史記之言爲信則太丁雖死固有嫡孫在也舍嫡孫而立諸子旣非敬宗尊祖之道加以亂禮制決世

墨談

天卷之一

天一

防繼世爭立之禍將必啓之成湯伊尹宜不忍躬此厲階也史記陽甲之紀曰商自沃丁以來

紀中作仲丁者誤

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立

比九世亂據此則商人兄終弟及蓋起於沃丁

之世九世之亂歸罪于沃丁之肇端則成湯之

未知外丙仲壬之未嘗相及明矣以程子之言

爲信則夫外丙仲壬者湯所出耶太丁所出耶

謂湯所出則是時湯年幾百不應尚有禰禘之

子謂太丁所出則自爲太甲之弟而二歲四歲

非所應論太甲既爲二人之兄又須居世嫡之地乃可爲祖後然則不可但以差長而拔立之也故子疑外丙仲壬皆太丁之少子而邵子經世史不載二人之名世彼蓋以甲子歷推之而知非有其在位之年次也然則外丙仲壬實未嘗立太甲直以長嫡孫承繼湯後凡謂太甲服仲壬之喪者皆史遷之說惑之耳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蔡氏曰先王湯也吳氏曰奉嗣王祗見厥祖謂雖徧見商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蔡氏徒見下文與後篇之言先王者皆指湯而言遂以此先王爲湯予謂商世於契有玄王之稱則主癸而上商宜皆謂之先王也吳氏知先王之爲羣廟矣而以厥祖爲湯則主太甲爲孫而言子謂主癸以上在太甲則皆祖也凡二氏云云蓋欲明湯已祔廟而非在殯之謂竊疑先王厥祖一也自伊尹攝祭

而言則曰先王自太甲祇見而言則曰厥祖然則成湯之在殯固無礙矣或曰成湯未葬則謚號未立其曰明言烈祖之成德何曰烈祖云者史氏序事而追稱之詞非當時尹之自言也是時成湯在殯故尹之舉湯者曰商王曰先王至三祀太甲終喪反亳之後始有視乃烈祖之語斯則湯葬已久而廟謚既立然前此不聞有是稱則湯之至是始祔廟明矣吳氏以用訓于王爲伊尹告之湯廟此未必然也蓋明言祖德乃

人墨談

卷之一

三

序於告廟之後摠已之下意當時祀事既畢而百官未退伊尹欲聳動太甲而攝之羣聽也故於在廷明舉祖德以訓戒之冀百官脩輔而勉進君德也厥後桐宮之行亦無可奈何而出此策耳又孔氏以桐爲成湯葬地若曰未葬然者蓋疑於成湯在殯故不敢決爲已葬之辭蔡氏曰使湯果在殯則太甲固已密邇其殯側矣捨殯而欲密邇湯於攝葬之地固無是理也大槩謂湯葬已在外丙之世而因以闢在殯之說乎

於此竊又有辯焉何者湯崩在太甲元祀之前  
迨夫改元之後營宮之餘則應過七月之期矣  
以書太甲考之桐宮之徂當在元祀之末或二  
祀之首然則何疑於未葬哉于時湯既就葬而  
太甲以密邇而往則事理適宜非所謂捨殯而  
欲密邇湯於將葬之地也凡學者苟能明於書  
序所謂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之言  
本非謬誤則外丙仲壬之未嘗有位可決矣曰  
然則孟子曷爲有言曰丙壬太丁少子也子少

墨談

卷之一

四

者抱古今同情也或者太甲雖嫡長而幼有童  
心太丁因是愛有所移容有次及之意外丙仲  
壬遂爲商人所屬而後世因之不没其名孟子  
追論太甲之被放因詳其始終而首及二人焉  
是未可知耳

洪容齋曰詩序不知果何人所作小星一篇顯  
爲可議抱衾與稠鄭氏以稠爲牀帳謂諸妾夜  
行抱被與牀帳以待進御且諸侯有一國其嬪  
妾雖至下固非閭閻賤微之比何至於抱衾而

行况牀帳勢非一已之力所能致者其說可謂  
陋矣此詩本咏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稽違  
君命之意與殷其雷同旨按洪氏此說不爲無  
見但小星爲房中之咏先儒相仍爲說久矣然  
曰南國夫人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  
之而衆妾之進御於君不敢當夕類見星而往  
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則於辭雖侶而於意亦未  
然夫諸妾旣曰進御則自應就君之寢今日抱  
衾以行知非以進御也蓋宮中嬪妾常夕例番

畫談

卷之一

五

直於君之寢所漢魏而下有尚官司寢之設唐  
宮詞有直更之語大率沿古制也以其典司床  
簣故敬戒而宵征而其行也抱衾與裯自爲卧  
具裯本裯被其訓牀帳者非也蓋宮中夜直自  
有進退之序亦以見后妃之化遠及於南國之  
宮壺故當時供直者皆安於命而習於勞且又  
作詩以咏嘆之是爲家人風化之美非專以獲  
進御故也

夏后氏之方盛也以其九州土田之制貢賦之

則鑄之於鼎若曰爲後世之法程王孫滿謂爲  
備像百物而使民知神奸者誕辭也夏亾而鼎  
入於商商亾而鼎歸于周三代相傳號稱神器  
自國語左傳墨子史記言之者屢矣周之季世  
七雄僭王私計得鼎者可以有天下若後世傳  
國璽然者於是爭起染指之謀而周之君臣日  
夜惴惴謂夫鼎存而禍隨也遂陰計毀之其稱  
淪入於泗者計一時詭辭後世乃傳信之耳容  
齋洪氏不悟此意至疑於未必有是鼎其說以  
爲禮經所載鍾彛名數詳矣而獨未嘗及詩易  
所書固亦可考而其詳未聞秦人視周如杞上  
肉果何所畏而不取赧王入秦寶器盡以獻而  
此何獨遺又謂神器之重決無淪沒之理且泗  
非周之境內果其淪也使何人般舁而往其辯  
之信亦詳到矣而不知鼎不可謂無其亾本非  
以淪故也不幾於信夢者耶

桓公子糾之爭國自宋儒以來學者相沿以爲  
子糾非所當立予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

歲之後吾君下世有化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  
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况與我齊國之政  
也觀此則糾之擬立蓋有先君之命矣又按呂  
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  
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  
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  
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  
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  
若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

墨談 天卷之一 二十七

是鮑叔傳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  
先入故齊人立之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  
子糾桓公兄也黃楚望又考於春秋立子以貴  
之義謂子糾魯出也曾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  
糾當立凡此又子糾爲兄與當立之証也千古  
是非未易臆決

蓋按程子以子糾爲桓公之弟  
漢書昭之言昭與淮南

厲王書曰齊桓公殺弟者諱耳蓋漢文特爲厲王  
已言子糾兄也言弟者諱耳蓋漢文特爲厲王  
兄故昭特遷言殺弟  
也然則疑未足據

昔人謂戰艦曰水龍隋梁譽請伐陳文帝答詔

曰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畧誠須責罪必興師旅若命水龍終當相屈水龍字甚奇

隋書爲魏鄭公所脩然義例欠精而與奪殊舛今卽其所名目而按其所傳如崔弘昇治狀無愆而列之酷吏辛彥之崇信佛道而廁之儒林王頰逆黨也而取其文學崔贖登宦途以死徐則本黃冠之流而目爲隱逸凡此皆當改削者也

唐子西曰學者皆謂夏以建寅爲正周以建子

人墨談

卷之一

八

爲正然商居其間不應無所變改因以意推之曰商以建丑爲正而三統之說興焉夫夏以建寅爲正吾於論語見之矣曰行夏之時周以建子爲正吾於春秋見之矣曰十月殞霜殺菽三月大水至商人以建丑爲正於經則無所見夫以建子爲正者取二十四氣之首也以建寅爲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建丑爲正其取義安在哉按唐氏之說如此其自信可謂勇矣然獨惜其考之殊未審也商書伊訓之首曰惟元祀十

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太甲之篇  
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  
于亳夫前乎此伊尹攝祀總朝以十有二月乙  
丑後乎此太甲反吉即政以十有二月之朔蓋  
商以建丑爲正故皆以十二月舉大事先儒所  
謂朝狩烝享皆以正朔行事者也安在於無所  
經見哉

說苑載晉太子申生之事其言曰吾聞之忠不

人墨談

卷之一

九

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  
遂伏劍死按左傳申生乃雉經未嘗伏劍也

說苑有陳恒問於范子一條越絕書謂范蠡遭  
世不明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避位名聞海  
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是范子去越之後固嘗  
寓于齊但其寓齊在滅吳之後而齊國陳闞爭  
政相殺乃在吳未滅之前相越凡十餘載然則  
昔人謂鴟夷子皮告闞氏之謀于恒子恒子因

得諂誅以敗闞氏此說謬也

魏人哀三良云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秦穆  
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歿同憂患  
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味詩人之旨則知三  
良下從穆公實出其感恩徇主之誼初非有遣  
之者然後知東坡之論所謂三子之徇君亦猶  
齊二客之從田橫其立意固有所本也

史記言紂囚西伯於羗里閔天之徒患之求得  
美女文馬九駟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獻之紂  
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

本墨談

天卷之一

天十

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專征伐西伯乃  
獻洛西之地以請去炮烙之刑紂許之呂氏春  
秋則謂文王處岐事紂雖遇冤侮雅遜朝夕必  
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  
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請  
炮烙之刑據呂紀言紂以文王朝貢有禮祭獻  
必敬故賚之以地意古者明王之待諸侯未或  
過此恐非紂之所能也且囚之羗里其疑而伯  
頗甚以當時事勢推之未必不忌其地大勢衆

也而又肯資之以千里哉太史公不取其說而從美女寶賂之云此則紂所易動而事理或然者也

呂氏春秋其蕩兵振亂禁塞懷寵等篇大槩取攻伐而非救守且其以聖王義兵自詭而舉誅暴拯民爲說若曰救世之論矣然反復其意實主於遂戰功而破從約此殆秦之所以滅六國者也豈非不韋之私心始皇之詭智而張儀之奸說歟

墨談

卷之一

二

寡人者言寡德之人諸侯謙稱之辭也然古婦人亦嘗以自稱邶風之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莊姜言戴嬀思念先君莊公故以婦道勗勉寡人所謂寡人莊姜以自謂也

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予意廡馬以備命車重君賜也庫藏以貯祭器及遺物重先世也故次於宗廟而先於居室元註謂廡以養馬庫以藏物欲其不乏於用故視居室獨先焉恐非古人意也

司馬相如封禪書議者謂其至死獻諛雖然此實相如之夸心也蓋漢承秦後一時文臣以封禪爲曠世大典帝王盛舉不復有知其非者司馬談傳云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臨卒且曰天子接千歲之統封太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是知當時以登封爲盛有事爲榮蓋如此相如自以文章擅當代蓋見武帝改正易服定制禮樂章度其必封禪以夸耀後世而已當其時謂可秉筆托附不磨由是草書持以上勸而不幸病以死則初意不獲遂也然欲使帝之必知於是囑其妻身後上之此其爲計實夸心之餘也而若溪乃斷其誦諛蓋天性不復能自新其於誅心之法無乃未盡乎

劉孟熙霏雪錄云晉陳壽爲武侯佐嘗被撻百下後作三國志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按壽傳壽父爲馬謖將軍謖爲亮所誅壽父亦坐髡故壽爲亮傳言其將畧非長無應敵之

才是壽特以挾父恨故肆情貶亮非以身嘗受辱也孟熙之言失之不考

先儒謂古者行必以車戰率以乘未有單用騎者戰而用騎其始也千六韜兵法所謂騎兵者是也若行而乘馬或引漢高脫鴻門之急獨騎走歸灞上爲事始之証愚謂鴻門之前固有之矣按吳越傳起爲將卧不設席行不騎乘據此則春秋之末行者已嘗乘馬何言始秦末也

晉書符堅傳堅入寇會稽王道子求助于鍾山

墨談

卷之一

上

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至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若神有力焉嘗觀爲善陰隲書亦載求助之事而通鑑綱目止存草木皆兵之說餘不及焉蓋嫌於語怪也

符堅之弟融出爲冀州牧堅母苟太后以融少年甚愛之比發三至灞上爲別其夕又竊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太史奏天帝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闍寺並言不見后妃移動之狀旣堅推問乃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

遠乃重星官及將寇晉太子左衛率石越諫曰  
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弗可犯  
也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  
可知也於是決行竟以取敗夫一堅也一天道  
也傾信固違何前後相反若是良由其急欲成  
正統大利眩于前而方寸躁亂夫不復顧也

晉王渾妻鍾氏史稱其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  
嘗與渾共坐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  
此足慰人心鍾氏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

墨談

卷之一

七

故不止如此參軍謂渾弟湛也晉史傳鍾氏于  
列女然因其言而祭其心正可發笑今昌東萊  
晉書詳節中乃無鍾氏之語疑爲之掩瑕特抹  
之爾

詩言載儉歇驕諸家皆以儉爲田大名長喙曰  
儉歇驕者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皆以爲田畢  
而遊園載儉於轎車以歇其驕逸子謂大穉惡  
曰儉馬跑逸曰驕蓋言田畢而載大於車上息  
馬於轅下於以行園而游息也

蘇秦傳秦說趙王曰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  
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索隱  
曰臣人者謂已爲彼之臣也臣於人者謂我爲  
主使彼臣已也予謂不然臣人者我能臣服乎  
彼也見臣於人者我入臣於彼也觀上云今面  
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又云見破於人則詞意可  
見

墨談

卷之一

圭

兩山墨談卷之二

吳興陳霆

吳越春秋載伍員奔吳至溧陽會女子擊綿於  
瀨上筥中有飯員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  
知非恒人發其飯漿與之員已飡而去女子嘆  
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何宜饋  
飯與丈夫虧越禮儀妾不忍也自投於水而死  
按女子不載其姓氏徐天祐亦無註今偶讀李  
太白貞女碑乃知女子史姓溧陽黃山里人清  
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其自沒時年  
三十矣然自守未適唐時立祠其地云

墨談

卷之二

一

禮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而國語又謂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  
宗舜二說不同世儒多疑之予謂禘黃帝而郊  
嚳祖顓頊而宗堯舜之舉事也若夫禘黃帝而  
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則舜之後爲夏賓者爲之  
也

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

竹士竹本無可也所謂魚湏文竹謂以竹爲笏而刻畫爲魚湏之文以飾之也蓋大夫下於諸侯故不敢田象而文之以魚湏亦以示華重之意若士則又下於大夫故直用竹之本形爲笏而不加飾其視魚湏之等爲減殺矣此象字與上象不同所謂本象者言用竹之本形也不然則爲衍字若應氏言士以遠尊而伸故飾以象則是位下大夫而儀文頤與諸侯相視豈先王謹微昭等之禮哉

古之行者必披過所釋者謂若今路引之類然未詳二字何緣而名偶閱禮經會元謂周人之制徙國中及郊者必有所授徙于他鄉者必有旌節無授無節是必以過惡而妄徙者此無所容彼無所授過其所必有呵問是過所者就遷徙之人經過所在而言後世謂二字爲周禮之文用遂立以爲文券之名也

左傳不載程嬰與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頗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困與祈

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  
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是無程嬰  
杵臼之事也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  
姊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與程嬰以死  
保脫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二說不一  
先儒疑之予謂此事則信有矣蓋左氏爲文高  
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叙其後而  
不暇追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  
所謂朔妻匿于公宮與武之生育嬰杵之保存

史墨談

卷之二

史三

一句可盡之矣史記則追叙本末故特詳著焉  
二說固可會而一也若謂賊搜公宮爲甚則後  
世如伏后之被搜於複壁伯牙后之被牽於帝  
前若是者殆衆矣搜宮何言甚哉趙之滅族左  
氏謂趙嬰齊通於莊姬原屏於之于齊莊姬以  
是怨原屏譖而殺之而趙之氏滅史記則謂大  
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嬰齊同括而趙  
氏滅二說不同金仁山謂本各一事也史記以  
爲殺朔而盡滅同括嬰齊乃得之傳聞誤爲一

爾又按趙朔被難在景公三年後十六年而景公卒則正合姬氏生孤後十五年而景公復其田邑之數蓋嬰齊之通姬氏應在朔死之後而同括之死本後於朔又事各有因洪氏以同括死後更二年而景公卒厲公立八年悼公立五年始合十五年之數遂疑史記爲乖妄亦失於誤合朔與同括之死爲一也

左傳諸侯不貢車服陳氏曰按周官九貢有服貢傳未必左氏之舊也趙氏又謂周官雖左氏亦未嘗見考傳可知予疑周官服貢必其織文織縞之類蓋諸侯貢以克服飾者固未嘗成服以貢也若五服五彰車服以庸則其度出自天子諸侯豈敢輒製以貢哉然則諸侯不貢車服左氏必有本也

呂氏紀載越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悅大非上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

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其所以致亾高誘註授乃勾踐五世孫今按史記越世家勾踐卒四世而至王翳翳卒子王之侯立不載有授豫之事惟索隱引紀年云翳遷于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弑其君翳所謂太子豈即王授之子耶然則授或即翳矣但勾踐至翳才四世而註言五世或高氏考之不審不然則豫翳聲亦相近豈豫即翳而諸本字誤耶然淮南子又謂翳賢不欲爲王逃於山穴之中越人

墨談

卷之二

五

以火薰之出而立之則翳又不可以爲豫矣反復難考姑闕之

古今胥以周宣王爲中興之主而追想其盛德大業若不可嗣不知其戾德亦多蓋厲平等耳今不暇細索姑即王子晉之言而觀則可証矣其言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據此則宣王未得爲盛主也

耶律德光入洛屠磔犬羊今懸掛諸宮門以爲禳祓始嘗鄙其夷俗不知實亦有所本呂氏春

秋三月紀有國人讎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註謂九門三方九門也嫌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以禳之然則契丹之俗用此也

集韻謂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悲不可禁命去其半定爲二十五絃至秦俗惡薄有父子爭瑟者又各入其半故當時名其器爲箏又曰箏二器今皆十三絃實瑟之餘製也呂氏古樂紀乃曰磬叟拌五絃之琴作以爲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謚樂乃拌磬叟之所爲瑟益之八絃以爲二十三絃之瑟然則瑟之在古其規製更益蓋亦屢矣固審音者宜畧知也

墨談

卷之二

六

呂氏春秋蕩兵篇曰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氏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爭鬪之所自來者久矣柳子封建論有云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

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故近者聚而爲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德有大者衆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大德又大者諸侯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大德又大者方伯連帥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柳之立論則蕩兵之說也是知柳實用呂紀然就二者而觀則柳頗費詞矣呂氏又曰民之說之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于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堤也韓子送石處士有云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其句法亦出於呂紀然變化轉換韓更妙矣

古今婦人稱其夫曰良人然先秦之世固爲君子之通稱不獨可施於夫也呂氏紀序意曰秋

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註云良人謂君子也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蓋言救焚而濠水致涸也求之于古可對宋國亾珠事宋司馬桓魋有寶珠魋抵罪出亾宋公使人問珠所在詒以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則死焉此事正相類也

南史沈慶之當朝雖議其不學而所見超絕有庸常者不可及孝建中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

墨談

卷之二

八

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起用使何尚之往諭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蓋尚之嘗致仕後復起而效用且受元凶劭之爵秩故沈持譏之

通鑑前編紀武王既伐紂封紂子武庚爲殷侯予謂當改書曰殷公按大紀曰大建公侯于天下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于杞封受子武庚于殷用其禮樂作賓于王家皆爲上公是爲二王之後然則爲殷侯者誤也武庚初已爵上公至

其敗滅然後以微子紹之其曰庸建爾于上公  
曰作賓于王家特仍武庚之舊而已

春秋書許止弑其君據左氏許悼飲太子止之  
藥而卒則君之死以止之藥也雖無意於弑而  
實則弑矣如律所謂庸醫殺人固不得辭殺之  
之名也世說皆謂止不嘗藥故書弑君則與左  
氏所記殊遠矣

春秋戰國之世大夫之冢嫡亦稱太子孟孫獵  
得麇怒秦西巴之放之也逐之居一年召爲太

墨談

卷之二

九

子傳左右曰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傳何  
也孟孫曰夫以一麇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  
智伯欲襲衛亾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  
頽甚有寵又趙襄子殺代王遂以代封伯魯子  
周爲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  
故封其子蓋當時諸侯僭王而大夫亦僭諸侯  
故稱謂無等如此

呂覽知度篇曰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騏  
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

王者之船驥也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  
之王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豈  
特船驥哉高氏於小臣字無註而殷周之王下  
箋云殷之盡周之興其意以呂尚爲小臣蓋謂  
周豈小臣呂尚故商至於盡而周用以王殊爲  
謬誤小臣蓋指伊尹也戰國時說者有謂伊尹  
嘗爲有莘氏之媵臣故當時著覽者遂以小臣  
目之不然四人者並稱于前何乃於後而獨遺  
尹哉

樂成篇曰魏襄王飲群臣酒酣王爲群臣祝曰  
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  
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  
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  
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云云高誘曰按魏世  
家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王西門  
豹文侯用爲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爲四世之君  
臣也予謂襄王之時去西門豹則信遠矣然魏  
君以其政績之著故世以爲賢而舉侶群臣欲

其繼美史越之言蓋追論其失也高氏以爲預  
飲之列而辯著覽者之謬誤矣

本生篇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  
曰招廢之機高氏註曰招至也廢機門內之位  
也乘輦于宮中遊翔至於廢機故曰務以自佚  
也予謂不然蓋呂覽本謂爲人上者不務勤身  
履行而習於驕佚卒之顛躋覆敗而不足悔是  
出車入輦乃招廢之機也與下爛腸之食伐性  
之斧句類

墨說

卷之二

二

情欲篇曰罇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  
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上文引喻蓋謂  
罇以酌之者衆故易盡然則天地之間萬物之  
類交亂人心胃耗竭人精神其酌人大貴之生  
者亦衆矣此所以在人大貴之生常亦易盡也  
事理本明而高氏乃曰萬物酌揖陰陽以生陰  
陽諭夫大貴君者受君之德以生者衆也其說  
殆不可曉

予前辯程嬰杵曰存孤事爲非妄其趙朝趙同

趙括之死本各因一事而且非同時特史記誤  
合爲一遂致事詞參錯不可稽合耳今考於趙  
世家載曰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  
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而晉世家則  
載景公十二年以趙括與韓厥等五人爲卿則  
不惟可見史記之自相抵牾且足以証括等之  
與趙朔果非同時被殺也趙同於朔死之後屢  
見於春秋左傳可証  
朱勝非秀水聞居錄曰紹興七年張浚据據岳  
飛之過以張宗元監其軍蓋浚方謀收內外兵

史記

卷之二

史記

柄天下寒心予因是而觀浚之舉措如此則呂  
祉淮西之行其爲意久矣旣而事蹶勢敗失於  
急欲制諸將之故使是時朝廷不堅起武穆則  
荆襄之變在淮西之前久矣豈非寡謀自用之  
咎歟然後來武穆之禍王貴告牒乃以雲憲謀  
還兵柄爲辭觀此則武穆步歸廬山其部曲亦  
必有不妥者矣此亦宜其來貴之讒口也

天寶遺事載唐明皇夜遊月宮蓋竊列子化人  
遊之意而踵爲者也列子曰西極有化人謁周

穆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袂騰而上者中天乃止  
暨及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謁  
王同遊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既寤所坐猶向  
者之處侍御猶向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  
未腓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宣和遺事  
載宋徽宗與林靈素夜話于千秋庭因有月宮  
之想靈素乃手招二青鸞于帝前請帝合眼二  
人遂乘鸞而昇暨開眼則過一大門樓清寒襲  
人所見歷、次至一城紅光密合守者曰此玉  
皇之城也俄爲一天神擠而下倏爾驚寤則身  
在榻上李明妃尚侍寢此則又做明皇之事而  
繼爲之者然其意境雖酷似化人而所述繁鄙  
其詞之不逮遠矣

歐陽子有言春秋無義戰五代無全臣其立例  
以仕非一代之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雜者  
純之反士入于雜則與純誠者相去霄壤矣然  
子觀其爲傳乃叙於伶人宦者之後則誅貶之  
意雖不言而其跡不亦曉然可識哉

容齋三筆曰呂后之亾呂祿據北軍酈商令其子寄給之出游使周勃得入則酈氏父子之於漢謂之社稷臣可也寄與劉揭同說呂祿解將印及文帝論功揭封侯賜金而寄不錄平勃亦不爲之一言此又不可曉者予謂寄之給祿非迫於絳侯之劫則其意向固未可知也且其給祿之功僅足以贖平時黨結諸呂之罪安敢冀賞哉則其不侯固有說矣

續通鑑載宋政和六年雄州安撫和詵引契丹

少墨談

卷之二

七

亾人李良嗣來朝時和詵久以厚賂結納朔方豪雋士多歸之良嗣來賜姓趙按宋史良嗣本傳燕人馬植世爲遼國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貫與語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李良嗣據此則良嗣之來事由童貫且在政和初童貫使遼之時非至六年而後和詵引歸明矣續通鑑作於李燾去政宣之世不遠意其登載無誤而參以正史其

不同如此豈貴未出使之前詵固嘗預招誘之  
勞耶

兩山墨談卷之二

大墨談

二卷之二

五

兩山墨談卷之三

吳興陳霆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昔人胥謂周勃以此覘衆心之向背也王伯厚獨不然其言曰考之儀禮鄉射䟽凡事無問吉凶皆左袒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惟受刑則袒右故覲禮云右肉袒註云刑宜施于右是也以是攷之勃誅呂氏之計已定若爲呂氏則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耳予按齊潛王之亂王孫賈入市中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潛王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是勃之前已有以袒右卜衆者矣今以袒右爲當受刑固曰有據然例以王孫賈之事則市人從討者當刑否耶

孔子列逸民之行而不及朱張論語註曰朱張不見于經傳今按困學紀聞有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其謂行同于孔子蓋本王弼之註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釋文亦引之

宋紹興中劉豫挾金虜入寇高宗親禦之趙鼎  
用喻樛留後門之策迺張浚于福州俾爲閩浙  
江淮宣撫預備退保之地廬陵羅大經曰兵法  
置之死地而後生若預留後門則士不死戰矣  
項羽救趙旣渡河沉舟破甌持三日糧示士必  
死無還心故能取勝予謂羅氏之論以之律將  
可也若天子親征則事須萬全安可行沉舟之  
計哉若寡謀直前則舟沉之後萬一蹉跌不知  
置主上于何地故事勢以何策以是而論鼎樛  
之見未可非也

八墨談

天卷之三

八二

左傳楚子圍宋亟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  
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云云子反懼爲退師  
三十里訖與宋平夫當對敵攻守之際投機之  
會間不容髮而使敵人得至禡稜所楚之警備一  
何疎也當是時華元必有劫持之術特世遠莫  
詳耳唐小說載薛嵩節度上魏博田氏欲襲  
奪之嵩以爲憂而未得制禦之策其女妾曰紅  
線者能以中夜至魏博入主帥之寢室而竊其

枕前金合以返翌旦嵩馳使還之且日夜來有  
客至君寢所金合其所得也魏帥得之大驚亟  
遣書謝罪散遣兵徒終身不敢謀薛蓋以敵人  
刺客得至主帥之寢所則區區首領係其手矣  
此固所以褫魏博之魄者也然則子反之惧而  
退舍無亦慮及此乎元之事洪氏疑其未然獨  
取信于公羊乘堙之說予謂元本宋之謀大夫  
事勢既亟則敢死而爲此理容有之若紅線以  
一女子而能出奇制敵坐鎮上黨使其不誣信  
異人也已

人墨談

卷之三

三

左傳季康子欲伐邾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  
諫不可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  
時孟孫附季氏以景伯之言爲拂當國者之意  
故曰景伯何得爲賢而乃逆人之意欲止伐邾  
之舉耶蓋景伯之言諸大夫之意也故下文諸  
大夫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  
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  
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諸

大夫之意本謂今封國之鮮存者由大之不能  
字小故小亦不克事大用是致僭亾也然伐邾  
則失信與仁危不可免景伯知事之必危夫安  
得不言且邾不能事大固矣而魯亦不能字小  
是其德等也乃獨以衆加之於理可乎時諸大  
夫與季孟之意見不合故雖飲酒不樂而出其  
前後文意明白如此註者不知於惡賢而逆之  
釋云孟孫賢景伯故言安有賢如景伯而可不  
順其言者於知必危何故不言釋云若知必危

久墨談

卷之三

四

我諸大夫自當言之今不言以不危故也於魯

德如邾句下釋爲孟孫忿答諸大夫之詞顛錯

破緒大非本旨又按明年吳爲邾伐魯孟孫謂

何求焉則伐邾爲孟孫黨於季氏明甚

吳越春秋載闔閭既弑王僚僚子慶忌奔衛闔

閭患之謀諸伍員員進細人要離俾之行刺要

離者細而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王語以慶

忌之勇謂其不如也要離曰臣能殺之臣詐以

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

臣矣王曰諾取其妻子焚棄于市要離乃詐奔諸侯宣怨言于路遂如衛見慶忌曰闔閭無道今戮吾妻子無罪見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慶忌信之棟練士卒與還襲吳渡江於中流要離坐于上風因風之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於是慶忌死要離曰吾殺妻子以事君不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自投于江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乃伏劍而死左傳哀二

八墨談

卷之三

五

十年載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亾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悅于越吳人殺之二說全不同吳越春秋謂慶忌之死在闔閭之時而左傳云云則又在夫差之世且要離之事質之史記無之然則考信慶忌之本末當據左氏

小說有迷樓記一卷謂隋煬建于京師煬旣殞

于江都唐太宗提兵入京師見迷樓謂衆曰此皆民膏血所爲也下令焚之火經月不滅顏師

古著隋遺錄則謂煬建迷樓于江都二說不同  
未知孰是東坡詩云江都樓成隋自迷白太素  
揚州詞云迷樓固應不見問瓊花底事也香銷  
許有壬迷樓賦所指陳皆江都之事意皆本諸  
師古然迷樓記序致前後顯爲可據而諸公咸  
不之從豈以江都爲煬廣敗亾之地而迷樓實  
其荒淫之跡故所取信必于顏氏耶

退之順宗實錄載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  
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

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  
叱直省直省惧入白執誼若今之爲文者必曰  
今直省通執誼以舊事告叔文叱之直省惧乃  
入白今四句皆用直省字而不覺其煩此殆類  
史記句法蓋大手筆故能如此檀弓石駘子卒  
一章凡四用沐浴珮玉字評者服其高古然則  
退之所用殊朴贍有古風竊可喜也

呂氏慎大覽曰武王復盤庚之政分財棄責以  
振窮困高誘解曰分財分有與無也棄責責已

不責彼也今按債責古字通用棄責者蠲通負也離俗覽曰竊感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鮮曰任亦將也今按任車乃賃販之車言戚窮困乃爲商人將賃車以至齊也北史載魏長賢之言曰或有釋賃車以匡霸業即此事

日本國之東約三千里而遠限以大山外有毛人國面體俱生毛約寸半許殆若獠然而語言形體則人也往見倭國使人言毛人與其國

墨談

卷之三

七

不通間嘗犯邊有生獲者乃得其狀貌如此按山海經傳云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於海邊獲一船有男女四人毛生如前身短小而無衣服語言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惟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以後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言其所生是毛民也蓋即毛人之國乃知偏氣所生有非耳目可常者如此

沈約曰晉元帝母夏侯太妃與瑯琊國小史牛姓者通是生元帝初宣帝有寵將牛金屢有功

宣帝酖之景帝曰金名將可大用云何害之宣  
帝曰汝不聞牛繼馬後乎至元帝生始符其讖  
然約始謂夏侯與牛姓者通先儒尚議其誣妄  
今史通并鶴林玉露等書乃直謂元帝爲牛金  
所生殆癡人夢說也

史記楚平王十年吳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  
母而去楚恐城郢下文更云初吳之邊邑卑梁  
人與楚邊邑鍾離人爭澤而交攻楚怒發兵滅  
卑梁吳王大怒亦發兵攻楚遂滅鍾離楚乃恐  
而城郢索隱云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據左傳  
昭二十三年楚城郢二十四年無重城郢之文  
是史記誤也予按此節下重言城郢乃申叙上  
城郢之由史記非誤也索隱誤耳

懷王六年楚使昭陽移兵攻齊齊患之陳軫適  
使齊謂齊王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往見昭陽曰  
願聞楚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官上  
柱國爵執圭又貴則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  
尹矣此國寇之上下文云今君相楚而攻魏破

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國冠之上言其爲令尹乃官爵之極猶處一國之冠之上也故下云冠之上不可以加二冠字一意也索隱上音貫下音官者非是

越世家勾踐謀伐吳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人索隱云盧書流宥五刑按此乃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爲卒伍者也予謂習流乃士之習水戰者如所謂善泅者也徐天祐越春秋註云笠澤之勝越以三軍潛涉意習流即潛涉之士也如索隱言豈越一小國而有如許流人哉

墨談

卷之三

九

史記武王九月上祭于畢東觀兵于孟津本謂祭告文王乃統師伐紂也一說上祭于畢祭畢星也畢宿主下方兵伐之事祭于畢祈天祐也雖若有謂然觀竹書紀年曰紂六祀周文王初禴于畢夫禴乃宗廟之祭按畢有周先公之廟文王之葬在焉則祭畢之爲祀先審矣

田文傳文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

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相齊至今三王矣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文竊怪之按嬰以玄孫之孫爲不能知是謂不知何人也文意謂父之厚積欲爲孫而又孫之計是謂遺所不知何人者也意義本明而索隱乃謂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誤矣

劉澤傳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爲

墨談

卷之三

十

之偉乎事發相重謂諸呂變作而澤能舉兵入

討又與群臣共立代王是與內朝相倚重也晉

灼索隱之說皆非

漢書改偉乎爲危哉類氏因有事發則與田生相累之釋

商鞅傳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

之謂強反聽內視者反已觀省之謂自勝云者

內有以克乎已私則天理勝乎人僞自能剛而

立也索隱謂守謙敬而人自伏其非是爲自勝

若是者乃爲強若爭名得勝此非強之道雖與

下文自卑之言合然恐非本義也

晉世符堅入寇詔以謝安爲征討大都督安兄  
子玄都督前鋒諸軍事時堅師號百萬朝野震  
恐玄遣張玄詣安問計安都無所答乃命駕出  
遊遂與玄圍棋賭墅王夢麟謂圍棋之玄上當  
加之姓以爲別不然則是玄者爲張耶抑爲謝  
也予謂賭墅之下記者更云常時玄棋品劣是  
日玄懼遂爲敵手推此則可決圍棋之爲幼度  
矣又按幼度傳吳興太守張玄之亦以才學顯  
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爲南

墨談

卷之三

十一

北二玄論者美之然則所謂張玄者豈即玄之  
耶抑別一人也若誠爲玄之則二人初未嘗同  
名特傳錄者小悞爾呂東萊晉書詳節叙禦堅  
事安加征討大都督夷然無懼色旋命駕出遊  
方與玄圍棋賭別墅游陟至夜乃還旣而兄子  
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竟便攝  
放床上此節前言與玄圍棋後言兄子玄等破  
堅則圍棋之玄爲張爲謝幾於難別倘前之玄  
果幼度則兄子字不宜於後出也此則畧宜更

曰語爲韋昭註然謬誤頗多今姑摘其數處皆  
顯可見者周語民用莫不震動民用和同註以  
用爲田器今按用乃虛字周書民用僭忒即此  
句法也襄王賜晉惠公命中云在湯誓曰余一  
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至十三  
年鄭人伐滑中云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  
濟也註謂今書皆無此言决爲散逸今按二言  
見存于湯誥君陳等篇但字句小異耳魯語公  
父文伯飲南宮敬伯酒以露睹父爲客相延食  
驚註謂衆賓相進使食驚今按相延者歛導之  
意謂賓主相歛使食也又文伯之母季康子之  
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闐門而與之言皆不踰  
闐註以闐爲闐謂闐門也今按闐者馬不出門  
之貌謂敬姜身在門內而與康子語也晉語趙  
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宣  
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戮之衆咸曰韓厥  
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

註謂獻子因趙盾以爲主盾升之公朝莫喻遠也今按春秋大夫稱主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噉我註謂主從夫稱也時韓厥出宣子門下故論者謂宣子爲其主莫古暮字又靈公虐趙宣子恒驟諫公使鉏麇賊之晨往則寢門闢矣盛服將朝蚤而假寐麇嘆而言曰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觸庭之槐而死註謂庭外朝之庭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爲三公之位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今按本文曰晨往則麇爲晨造趙

大星談

卷之三

三

所矣旣而感悟其忠乃觸槐而死則所觸當爲趙庭之植也鄭語桓公爲司徒簡於史伯中云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註謂虞幕者舜之後虞思也今按虞幕爲舜所自出史趙曰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觀自幕至叟及重之明德之語則非舜之後可知

元人伐宋師至巴陵女子韓希孟者魏公五世孫嫁爲賈尚書子瓊婦岳州破被虜明日以衣帛書一詩自投于江而死長興州判官沈思安

嘗託劉元履者丐趙松雪爲書其詩元履諾而未言一夕夢一婦人云趣爲我求書庶因大人君子之筆發摠幽憤松雪聞而異之乃爲之寫一通歸之于沈吁韓一女子也而英靈炯炯如此向生斯時爲男子則精忠並誠扞衛社稷者當與一時忠義之士相挺矣願肯少屈其志哉咄咄真可敬也韓詩今載輟耕錄予往見別本篇句絕不同蓋好事者亂真莫可致審

白樂天謫江州司馬其廳壁記云唐六典上州

人墨談

天卷之三

天古

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充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按樂天爲人雖外示恬淡而中實愛戀官職觀其詩篇每及遷除處則津津喜句不覺流出此朱子之所以有譏也江州之謫未爲遠惡而一聞商

女琵琶之音遽重天涯流落之感掩泣之餘青  
衫沾濕是何言行欣戚之相反哉然則壁記云  
云特有激之詞倘信其爲由衷之言則誤矣

兩山墨談卷之三

墨談

天卷之三

五

兩山墨談卷之四

吳興陳霆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璧號文溪者附元當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迨元皇慶中丞相子陞仕爲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挽之者云地下脩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由是言之天下是非之顯然者在當時固已定矣初無俟于百年也先是丞相子道生佛生皆流離中死亾治命以陞爲後按陞爲璧之子則陞之失其本心者有自矣

墨談

卷之四

十一

通鑑外紀載湯之時大旱七年卜當以人禱湯曰所爲請雨者以爲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剪髮斷爪體嬰白茅以身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然說苑則謂湯之時大旱七

年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  
節耶民失賊耶苞苴行耶諛夫昌耶宮室營耶  
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二  
書所載事詞不異而身爲犧牲與遣人持鼎之  
說不同予以意決之桑林之禱湯既親矣而又  
使人徧走群壘授之祝詞即用其所自責者然  
則固可會而通也

宋時史館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嘗屠豕爲業  
諱之即非實錄書之即難遣詞以問之胡旦胡

墨談

卷之四

二

曰何不云某少嘗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  
予謂操刀以割凡起自庖人灶養者皆可用若  
取意于太公鼓刀朝歌與樊噲屠狗則尤妙矣  
蓋二公後皆封侯而鼓刀屠狗皆史記中事於  
夫傳貴侯更切也

史記舜紀瞽瞍使舜澹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  
論史者多譏其鄙誕今按澠水燕談河中府舜  
泉坊二井相通匿空旁出者也宋真宗祀汾陰  
車駕臨觀賜泉名廣孝坊名舜泉御製贊以記

之是穿空事有跡可憑矣然此豈好事者緣遷語而贖設之耶抑果舜世之遺也

成王以重祭康周公故魯得禘於周公之廟先儒之論多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均之非禮今按禘乃商世時祭之名商之夏祀其名曰禘至周乃易名禴而以禘爲王者之大祭成王不敢臣周公若曰異代之臣者然故賜魯以殷之禘祭於牲則用白牡是魯之得禘與左氏所謂烝嘗禘于廟皆時禘也若或人所問與魯國後世所僭用則緣時祭之名而冒用王者之大祭矣故孔子答以不知而他日有魯禘非禮之嘆詳見馬端臨禘禘考及春秋師說等書

墨談

卷之四

三

古今紀錄之書多承訛踵謬不復加按者童時嘗記故事有所謂毛寶放龜謂晉毛寶年十二歲行于江口見漁人獲白龜以錢贖之放之江中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虎將軍交戰敗而投江脚如踏石渡寶至岸回視乃昔時所放白龜也長四尺餘廻至中流猶反顧有不忍舍

去之意此蓋出於陳錄善誘文爲善陰陽書亦  
就承載今考之晉史寶傳寶守邾城石季龍遣  
五萬人攻之城陷寶等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  
人寶亦溺死史又言寶初在武昌軍人有於市  
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之江中邾  
城之敗養龜人披甲自投於水中若墮一石之  
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也長五六尺送至東岸  
遂得免焉是放龜乃寶部下之軍人邾城之役  
寶蓋死矣其謂緣龜而免者謬也又龜於中流

墨談

卷之四

四

友顧乃孔愉放龜於餘不溪事舉以屬武昌之  
龜恐亦傳會

月中嫦娥之說學齋佔畢普論其妄矣其說云  
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周官注云儀  
我二字古皆音俄毛詩實惟是儀協在彼中阿  
太玄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以是例之儀俄二  
字本同音所謂嫦娥即常儀也予謂儀之作俄  
此誠可據推原誤始或後人轉寫爲娥竊藥奔  
月之說從而傳會古今談者又因之得贊月娥

之美不知實妄說也又嘗考之通鑑前編常儀乃帝嚳之四妃是知後人謂爲月娥者以有常儀占月之事而又惑於帝妃之文遂承謬耳

唐鼓吹詩爲郝天挺箋註金有郝天挺者元遺山實師之史稱其早衰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克賦又云其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困窮落魄終不一登豪富門然則此天挺乃金時隱逸也註鼓吹者署云中書左丞且謂嘗學於遺山之門然考之元史其爲左丞在武宗時則知引

來墨談

天卷之四

五

一人也

魏晉時有牛繼馬後之識沈約因謂晉元帝本牛氏所出予嘗著其說矣今按元行冲尅意論著以族出後魏乃引魏明帝時西柳谷出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遂謂道武帝名健實繼晉而有中原所謂牛繼馬後者也元之言見魏典

環谷汪氏專門春秋之學所著有春秋纂疏左傳分紀等書然其言春秋處頗亦可議曾君卜郊其言曰考之春秋宣成定哀之改卜牛皆在

春正月僖之上在四月則是魯之郊止於祈穀而非大報之禮亦明矣愚按郊祀之禮冬至爲大報天孟春爲祈穀春秋用周正先儒具有成說今考之經傳所紀顯然可証春秋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其四月乃夏之二月也以是而論則宣成定哀之郊正爲冬至之報天而僖之用四月乃爲入春而祈穀借曰春秋行夏之時謂正月四月之郊爲祈穀侶也然魯獨有祈而無報於理安乎是雖苟欲爲魯避大報之僭然爲

人畢談

不卷之四

六

說室礎矣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其說曰嘗以物成而薦新周之八月乃夏之六月物未大成嘗非時也至論桓八年春夏二烝則謂春秋嘗祭不書書必有譏如桓公八年春夏兩以烝書者譏其不時而且黷如桓十四年八月嘗本得其時矣然因御廩災越四日乙亥而嘗譏以災餘而祭爲不敬也夫桓一嘗也旣以爲非時又以爲得時郊之正月四月則認爲夏時嘗之八月又目爲周正跡其前後不自悖矣乎然則雖

以自信吾未見其可也

西伯陰行善此史遷之謬也孔安國論西伯戡  
黎而曰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夫遷之不知  
文王固也安國號稱儒者乃亦爲是言陋矣按  
商紂之世武王襲稱西伯故胡五峯呂成公陳  
少南薛季龍金山諸儒皆以戡黎爲武王事  
詳見通鑑前編若武王稱西伯則見呂氏春秋  
固爲書學者當知也

栢舟篇朱子主列女傳謂爲婦人之詩以栢舟

人墨談

卷之四

六七

之堅自比華谷嚴氏曰據孔叢子載孔子讀栢  
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然則非婦人詩也黃  
氏震曰按況彼栢舟古註謂況況然流水中侶  
與經文合初不見所謂堅守之意且合依毛氏  
古說以仁人不遇爲主予謂婦人守節不易此  
所謂匹夫不可奪志也孔子讀詩之意蓋如此  
則栢舟爲婦人詩固無疑也

唐書奸臣贊云三宰嘯凶北奪晨林甫將藩黃  
屋奔鬼質敗謀與元感崔柳倒持李宇覆其

法本出於漢書所謂豎牛奔仲叔孫卒等語其格也張表臣者不知謂與韓公樊宗師銘皆宗度世古玄歌句法其言曰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夫謂宋施於史詞非宜然則漢書非史詞耶良可發笑

陳長方步履客談云司馬遷作武帝紀但實錄方士神仙事無一字譏刺使讀者不覺思其事則武帝之愚甚矣按武紀本褚先生所補武帝急法嚴誅窮奢極慾好大喜功卒致海內騷然其弊與秦皇等神仙方士持其一耳褚不能備集其事以垂戒乃徒取封禪書以足數其才識短薄可知矣而陳氏願云云是豈惟不知作史之法兼不知有褚氏也

王伯厚曰漢史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三人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見于此遂爲萬世之禍予觀逸周書載稷王作史記以自警中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

者疾然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亾據此則朋黨二字其來尚矣非於恭顯之時而始見也

史記叙褒姒事初褒人有罪請入女子于王以贖罪是爲褒姒史蘇則謂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此一褒姒之進也而爲說微不同今按國語史伯告鄭桓公曰褒姒有獄而以女入之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然則褒姒爲有罪之人褒姒實

墨談

卷之四

九

鬻獄之物是其始進史記之言爲的也

晉獻公卒荀息立奚齊卓子里克並殺之乃與丕鄭使召公子重耳于翟重耳辭避及秦穆公使人弔且遺之入重耳又固辭竊意二君就殞而諸公子皆亾使重耳乘此而入則國其國矣何乃退託固拒甘於奔亾險阻艱難嘗之備極而國之釀亂者復十五年初甚疑之今細閱左氏國語而推求其故則其初之不欲入固有說也蓋是時克鄭雖用事而呂甥卻稱之徒亦立

敵克鄭方召重耳于翟呂卻亦召夷吾于梁呂  
卻之言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則夷吾  
之必入此可決也初克鄭之召重耳將必有要  
賂之意故重耳讓于夷吾有苟衆所利鄰國所  
立大夫其從之之語既後夷吾私於秦使曰中  
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汶陽之田百萬不  
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葵之田七十萬觀此二  
端則克鄭之初意竟反而其利謀亦露矣迨惠  
公得國即使寺人披求殺重耳既其見獲於秦  
也左氏叙其失衆之故曰晉侯許賂衆大夫既  
而皆背之夫當時之事情如此則重耳於惠公  
乃其深忌之人而在諸大夫則爲可居之貨向  
使於初召而遽入吾恐呂卻之情非可測惠公  
之爭未可靖而克鄭之賂不能滿然則門牆之  
禍肘腋之變其能免哉惟其遲之之久然後惠  
公之背義既莫繫身後之思而懷公之濫殺又  
足啓目前之釁於是秦伯率師納之諸大夫歸  
戴一舉而定焉蓋惟遲之之久然後得之之固

此固天以相文公之霸而亦狐犯之善謀也學者欲考見前世當畧識此

晉世汲縣有太公碑載文王夢天帝立於令狐之津謂曰昌賜汝聖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記之曰而名爲聖乎荅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於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爲卿士嘗記宋野史載徽宗夢至帝所有仙官贊拜記其狀貌甚悉迨方士王老志見熟視上曰頗識老臣否帝因記夢游事覩老志面目儼然向所見也因大加禮遇按徽宗事初嘗嗤其誕妄今闕此碑乃知徽宗自以爲遇天下之異人故特依倣以神其事殆竊比于文王之遇太公耳然太公事當以史記所序爲正碑之云云謂本之周志周志今不可見意汲書所逸之舛編也豈足多信

宣和博古圖中一則云春秋魯饑臧文仲以玉

磬告糴于齊容齋洪氏曰按經所言但云臧孫  
辰告糴于齊左傳亦無王磬之說予考玉磬事  
本載國語洪之致駁殆信筆耳國語之畧曰魯  
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噐  
請糴于齊於是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曰天災  
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大懼殄周公太公之  
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噐  
噐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云云齊人歸其玉而予  
之糴

墨談

卷之四

十一

漢衛尉卿衡方碑中云感昔人之凱風悼蓼儀  
之劬勞以蓼莪爲蓼儀漢碑多如此趙明誠謂  
漢人各以其學名家故所傳時有異同今按儀  
莪二字周官注皆音俄然則儀即莪也非漢人  
傳授之異

逸周書載太子晉與師曠問荅之言金仁山疑  
爲後人所附會今細閱首末得其中之可摘者  
師曠謂太子曰瞑臣無見爲人辯也惟耳之恃  
然耳又寡聞而易窮繼又曰汝聲清汙汝色赤

白火色不壽夫曠瞽者也聲之清汙耳可待聞  
色之赤白目安得覩今即其一語之頃而前後  
相反若此則謂終篇之出於其口者果足信乎  
吾謂此誠好事者一時附會之語但主於說之  
詭而不自覺夫詞之背者也

史傳多言日本國乃徐福之後福誘秦皇請以  
童男女各五百人入海求神仙久之莫得恐歸  
則被誅遂止而不返今倭之北京有徐福祠雖  
倭人亦自謂福爲其始祖也偶閱金仁山通鑑

人墨談

卷之四

十三

前編於勾踐滅吳之下註云吳自太伯至夫差  
二十五世今日本國亦云吳太伯之後蓋吳亾  
其子孫支庶入海爲倭也金氏博綜羣書其言  
當必有據是徐福未止之前倭固有開先者矣  
予意倭之先不起於福而倭之後風氣日開種  
類日滋則福之衆實遺育焉然則福乃再基之  
祖也

春秋秦穆公襲鄭一事三傳皆書公穀語句絕  
同而左氏遺辭稍異然其大指一也呂氏春秋

有載斯事其言曰秦穆公興師以襲鄭蹇叔諫曰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皆以其氣之矯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于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過師必于穀汝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汝之易穆公聞之使人讓

墨談

卷之四

古

蹇叔曰寡人興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按呂紀所叙視三傳爲詳獨其語脉支離而文氣散緩要之大意不出三傳然視三傳之高簡則遠矣

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說者曰淫魚頭與身相半其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額下狀侶鬲有鬚而無鱗出於江中其性喜音聞

樂作則出頭水上聽之是聽瑟獨淫魚爲然今  
談者胥謂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乃若繫指凡  
魚矣於其出處不無小誤也

兩山墨談卷之四

墨談

卷之四

五

09078

